

反日宣傳小叢書之四

各國對日佔東亞之評論

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編印

二十年十二月



各國對日佔東北之評論

弁言

最近二十年來，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國，較之清代，日益暴戾。二十一條的奇恥未雪，濟南慘案深仇未復，跟着便來了萬寶山和鮮人排華的慘案，使我們恥上加恥，辱上加辱，創痛正亟，乃日寇竟強佔我東北領土三省之多，可見兇狡險狠的日人，對華侵略更厲害了。

東北事件發生後，我國已訴之國際聯盟，請求主持公道，國聯及世界各國，接此消息，均大震駭，除國聯召開會議來處理外，世界各國輿論，十之八九，都對日本的暴舉，加以抨擊。每天報紙，都有披載，咸認日本是破壞東亞和平的禍首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；三月以來，多不勝收。本會爲博採世界輿論，以爲日本罪惡之佐證起見，特搜輯各國報紙及私人對日本佔我東北的評論，彙爲一編，以供參考。藉此可知各國輿

各國對日佔東北之評論 弁言

二

論的大概，於喚起民衆及幫助我國對日外交的進行，自亦不無小補。

又本書材料的搜集，係從民國二十年九月十九日起，至十一月止，十一月以後各報所載，容當另行搜集，輯爲續編。

編者

各國對日佔東北之評論

目次

弁言

第一章 美國

第二章 英國

第三章 俄國

第四章 德國

第五章 瑞士

第六章 法國

第七章 其他各

一

六七

一〇一

一二三

一三一

一四一

一四七

各國對日佔東北之評論

第一章 美國

一、甘冒不韙者舉世共棄

美撰述家痛斥日本黷武

侵略滿洲反使中國團結

將引起世界戰爭之爆發

美國撰述家 Upton Cross 於九月十九日從橫濱發出通信云：世界對於黷武主義之猶惡面目，已厭倦不堪，羞與爲伍，而黷武主義今又一度向此世界示威。此次之甘冒不韙者爲日本，然吾非謂日本人民視其他民族爲較不高尙，特謂黷武主義在不論任何色彩之下，終屬同一耳。茲將其最重要者譯之如下：此次南陸相之斷然手段，日人華人同樣爲各國對日佔東北之評論

其犧牲，彼等同樣驚詫於一種久定計劃之突然實施，而吾人較大之同情，應予日人，何也？因華人於此種襲擊，實有得而無失，有計劃的外國侵略，乃能迅速團結中國全國之唯一工具，此種侵略愈烈愈久，團結之效果愈為確定，若論眼前事實，則日人之舉動，勢必大擴張，中國向工業的獨立之進行，同時使日本喪失其最大之市場，日本今已陷於極嚴重之危機，在事實上，一個軍人階級已攫取國家之統治權，自行召集閣議，自行對陸海軍發布命令，自行決定對國際之政策，日本政府今已承認對華政策被軍部越權管理，而軍部之越權，且邁進不已，軍部主張所謂急進主義，劇烈反對軍縮，仇視政黨政治，彼等自以為由愛國之觀點上，萬不能容許中國和平興起，而成亞洲之大國，亦萬不能容許俄羅斯在太平洋上與日本爭霸，彼等之金言，仍與尊王覆幕時代相同，即「日本為第一」。彼等對於日本國內合乎世界潮流之種種新興勢力，既深惡痛絕，視為「非日本的」，於是卒於一大膽魯莽的領袖指導之下，而實行動作矣。就具有世界的目光者觀之，真正之危機，乃在日本國內而不在滿洲，對日本軍部之最後挑釁者，非中國之「開罪

於彼」，「而爲日本政治界之認真圖減縮不堪再任之軍費」，而日軍人既篤信武力主義，豈肯聽政治家爲其代作預算，裁減其實力設備費用，乃至俸給，使彼等卒無存在之餘地乎？況有一活動之場所，如滿洲者，近在手邊乎？日本軍閥既作種種錯誤，如廿一條之要求，西比利亞之出兵及貪黷腐敗等事件，而尙不自知其非。日本之第一真政黨的首相原敬，既被刺於前，濱口雄幸又被狙於後，此次之悍然準備侵略滿洲，不過其小努力之一部分，此外更有種種起閥：如指美飛行家二人爲間諜，對美國小說「里房」之驚動，對幣原外相之攻訐，甚至謂明年之世界裁軍大會，爲列強對日本之一種陰謀，日本報紙已多年不如此囂張宣傳，日陸軍省已多年不如此侮辱其文官同僚，惟最近數星期來，大肆咆哮，悍然無忌，遠超乎常軌之外。此種發展，足使日本之真友爲之蹙然不寧。南陸相派其軍隊往佔一隣邦之領土時，訓其部下曰：「保持冷靜，」誠哉此爲應保持冷靜之時，若日軍部此次一戰而敗，（此戰不在滿洲，而在日本國內，）則從此休矣。彼等今從事於彼等歷史上最大膽之一擊，而在本國內之後援絕少，反對之可能性則絕大，彼等所唯一

倚賴者，爲日人之不滿意于國內政治之平庸而乏變化（此乃各國皆然），及商人之祇圖有財可發，而無所不可，蓋日人縱爲溫和派與學者，平時反對軍閥，而一有國家光榮關係，即變反對爲贊助，至商人則往往望軍人從事於對外企圖，可以捆載財寶回國，以維持商業也。依吾人觀察，日本頗有拒絕其軍人專政之可能，果爾，則可及時救免其遭全世界責備及星火燎原之慘禍。從此日本之自由主義，可得一新發軔，國際間，民族間，人與人之信任，亦可得進步。反之，若日本之軍閥與彼兩大政黨之一，願對軍閥賣身投靠者勾結，或撇開兩黨，取得自願犧牲之日本人民爲其後援，公然統治日本，則雖止一短時，世界之軍縮政策，及大同主義，必無從談起，蓋日本彼時必自棄其爲世界最開明最建設的國家之一之令名，而急進主義必與之相搏，於是最後之世界大爆發，必不能免矣。

（中央日報）

二、大晚報論日人暴舉

惟一挽救辦法立即撤兵

向中國道歉並賠償損失

大美晚報昨日社論略云：日軍佔領瀋陽後，中國軍隊棄甲而去，對日本不加抵抗，此種方策，實爲中國得能恢復其在東三省勢力之僅存之方法；然此種方策之是否足夠有力，尙屬疑問。日本於一夜間，完全佔領瀋陽，並在滿洲全部增加軍力，將中國軍隊繳械，在朝鮮邊境大舉動員，添派軍艦，直駛華北各海口，此種舉動，在普通情形下，其爲作戰舉動，已無可疑。凡稍稍熟悉日本之滿洲政策者，決不信日軍之強佔瀋陽純爲一種「地方」的舉動，亦決不信日本軍事行動，其唯一目的，僅在保護南滿鐵路之一段鐵軌，且此段鐵軌之被毀，果爲事實抑或僅爲「理論」，亦尙未可知也。日軍在滿洲之行動，並非朝夕間事，蓋日軍在該處常備軍隊之逐漸增加，迄今已數月，或甚至數年矣。日本此次舉動之藉口，爲中國軍圖在瀋陽附近之南滿路拆毀一段鐵軌，日方爲修理道路並預

防再有毀壞起見，不得不大舉行動，此種藉口，似頗笨拙，所謂華軍拆毀鐵道之消息，並未證實。且即使鐵軌果於星期五下午一時三十分被拆毀，亦經當場修理完畢，絕未影響行車時刻；然而南滿鐵道之行車雖未受影響，而鐵路區外之各處則大受蹂躪。吾人即根據日本方面自己所傳出之消息，亦可知在當晚十時三十分可能的發生一種理論的事故後，日本軍隊即受命動員，於次日清晨完全佔領瀋陽，攫奪中國兵工廠火藥庫及無線電台，同時又強佔東大營軍庫，駐紮日軍亦奉令出發，並派炮艦至青島，在滿洲各處增軍，又對吉林軍隊挑釁。夫以如此種種行為，乃謊為僅係一種地方事件，目的在乎保護其一段鐵軌，人非至愚，孰能信之！然則日本之真目的果何在乎？吾恐其實欲迫使中國政府解決種種「懸案」也。日人在此時發動，迨亦鑒於歐美各國，均以國內多故，對於「門羅主義」「凱洛格非戰公約」及「九國條約」之破壞，已無力認真注意，乃得乘機活動乎？然日本此種希望能否實現，亦未可定。日政府對於國際輿論，並未完全不顧，試觀東京方面宣言，稱瀋陽之佔領，係日軍中激烈「熱頭」份子所造成，並非日本政府外交政策之

表現，即可知之。然日政府此種宣言，實絕無效力；有效力之宣言，應爲立即下令日軍即時退出佔領區域，立即與中國當局作賠償鐵路區以外各地所受損失之談判，並立即對日軍方面越出普通警備特權範圍之舉動，正式道歉。然日本政府在此時固絕不肯出此也。若使日方宣言確係實情，滿洲方面之行動確係出諸一二軍人之孤行，則是日本之無力管束其自己軍隊，又得一新證據。渠常稱中國政府權力之不能統一，今茲誠不啻夫子自道矣。中國方面，在國際聯盟會之請求注意，日本已表示皺眉；東京外務省之言曰，關於此事，日本當堅持勿任外方干涉，此乃純粹中日兩國間之事，不容第三者之置喙；夫日本之口口聲聲主張其滿洲之特殊地位，吾人固已耳熟。惟今茲之所謂「外方干涉」，其措詞無乃與其在華會條約上簽字承認之滿洲地位，及凱洛格巴黎非戰公約衝突乎？然即使歐美各國目下爲內政所牽制，不暇顧及東方糾紛，致日人之願想得以實現，其結果亦決不能如其所期望者之可樂觀，而本埠各國一部分僑民之希望，亦未必能成事實。現在頗有外人以爲日本在南滿鞏固其地位之後，其他各國之在華地位，亦得藉以增長，此等

理論之無根據，吾人但觀朝鮮及台灣之現狀即可知之。夫以日本之國家主義的立場觀，其在南滿之擴張勢力，似有其需要，惟其理由，則恐與歐美各國之佔據台灣及朝鮮同。有人以爲現在世界文明進步，不致再演吞併活劇，然此種觀念之是否可靠，則尚未敢定。吾人之所希望者，希望全世界各國不再容易受人欺騙，並希望大戰之好結果之一，即爲使世人悚然曉然於外交家及軍閥之手腕，而不爲其蒙蔽。日本此次行爲之真目的，如確係控制滿洲，迫使中國加倍不願順從其指揮，則吾恐其動員數師大軍以僅僅保護一節鐵軌之誓言，決未易使全世界深信不疑。而對於最近種種事實，如閻錫山乘日本飛機之由大連回太原；如萬寶山事件；如朝鮮大屠殺事件；亦將益使人信爲日人故意挑撥華人之舉動，以作出兵之藉口者矣。日本對於中村事件，大事張皇，然中國方面對於此案之正當手腕，實爲日人所最不願聞者，故中國於聲言中村案件如係華人所犯之案，即當依法辦理後，日人立即出兵佔領滿洲，其佔領之區域較之日本本國國境尙較廣大，此後日人之行動將何若耶？其將在滿洲別立一幟，但知日本而不知中國政府之新勢力耶？吾人

且拭目觀之矣。

（九月二十日上海民國日報）

三、日人暴舉爲人道不容

在京某美人云：中國連年內亂，又加災荒，爲之鄰者，在human道上應本救卹之義。而日本竟加武力於中國，且欲加武力，無論何時，均可行之，必欲乘中國之危而行其趁火打劫手段，其愚可笑，其心太忍。況南滿經濟權，十分之八在日本之手，何必再小題大做，自陷於不義？中國養二百萬常備軍，年耗至百分之九十，全年軍費軍餉四萬餘萬，而國防上毫無準備，軍隊當事者對此次事變，未識感想如何？

又在京某美人謂：日人暴舉案，中國雖提國際聯盟，尙難得相當結果，聯盟係調停性質，非裁判性質，此次日方狡獪，以關東軍司令命令攻擊，避免宣戰責任，聯盟規定，兩國有戰爭態度時，先盡調解工作，昨聯盟已詢問日代表，日代表謂：此事當令之縮

小範圍，但實際上吉林日軍又復猛進，是日代表以欺中國之論調，復欺國際，姑無論日方力辯爲並非對華宣戰，而事實上日本已實行戰爭狀態，聯盟若不加以制止，世間將謂聯盟直掩護強權之工具，至凱洛格非戰公約，日本與華均爲簽字國，日本諉爲衝突，並非交戰，亦屬欺騙性質，以數萬大軍兩晝夜而佔兩省水陸各名城，謂非戰爭，其誰信之？公約國已明瞭開戰責任當在日方云。

（九月二十一日申報）

四、日人橫暴徒自辱沒文明

今日美國各大報之輿論，皆不直日軍在滿洲之侵迫。如紐約晨報曰：日人雖着新式歐服，仍未改其舊時之習慣。當泰西各國方竭力援助此往日最偉大之國，而日本竟條起以武力攫取瀋陽，此種詭譎而失國際信任之舉動，完全未洗昔日之會長性云。紐約世界電報曰：日本對中國作戰，實屬違反凱洛格非戰公約，兩年之前，美國曾向蘇俄要求解

釋侵犯北滿中國土地之理由，今日本已犯近代歷史最大侵略戰爭之罪惡。如美政府願保榮譽於凱洛約及華府約，則當有所行動，急當會同條約國要求日本撤兵，恢復原狀，如有必要，可單獨出面云。紐約講演導報曰：現有種種證據，可表明日本在滿洲之暴行，乃日本軍界領袖預先策劃云。

（九月二十三日路透電）

五、借題尋釁破壞公約

密勒評論報，對於日本此次暴行，曾有極透闢之公論，痛加評擊；茲譯其意如下：

日本軍事當局，顯然假借題目，在東省尋釁。所謂中村事件，既經瀋陽當局將負責任者關玉衡等押至瀋陽審訊之說，於是彼立即製造一新事件，謂南滿鐵路被華方掘毀。實則日本參謀本部原無須借題，儘可在滿洲爲所欲爲，此乃有識者所共知。日本陸軍久控制日本對亞洲之大陸之政策，蓄意吞併南滿內蒙，迨華府會議締結條約，承認中國之

政治領土行政之完整，日軍閱受一重大打擊，廿一條要求之惡影響，因之減縮不少。然彼仍不拋棄其野心，一九二五年助張作霖擊敗郭松齡，一九二八年出兵濟南，同年炸斃張作霖，最近則有萬寶山案，朝鮮屠殺華僑案，日軍閱之用意顯欲促起中國之混亂，使彼可實行干涉。無如華人慣處惡境，逆來順受，且猜透日人狡計，以鎮靜自處，日人計不得逞，於是復有中村事件，其真相若何，恐永無發露之日。然頗有證據證明中村乃一有智識之軍官（或間諜），其被派入蒙古，係爲偵探目的，九月十八日上海大陸報曾載瀋陽訊，謂華當局所發給中村之旅行證，載明係「哲學博士」赴興安區域調查農業情形者，日方各報亦均謂中村及其同行者皆着便裝，又滿鐵機關報滿洲日日新聞所載報告，亦表示中村此行非純爲游歷，據稱彼之使命與洮索路之建築有關。查此路向爲日人所反對，日人且揚言蒙人亦反對此路之建築，「求日人爲助」云。該報又稱：華人限制日人進入該區域，而對於西人如美人德人英人等則不禁，此項報告載於日機關報，無異圖窮匕見，蓋中村顯係由參謀本部派往該地，挾有阻撓洮索路建築之最後目的。至日方謂蒙人反

對該路之建築，求援於日人，尤有意味，由此可見華方因欲使日本之軍事計劃不成，決計依法懲辦關於中村案之華軍官等，日參謀本部大爲着急，乃不得不另造一華人掘毀滿鐵之新口實矣。日軍閥又顯然認爲目下世界大局利於日本此種舉動，近來日本撰述家之論文，多分析世界時局，謂於日有利；又預計美英均將不出頭反對；至於法國，法日間對於遠東政府有一密約之存在，已久爲世人所疑，近在日本之美人觀察者，對於日本此種計畫，早有所感覺，如反美言論之突發，對美飛行家之疑爲間諜，咸爲作賊心虛之表現。自日軍強佔東北事起後，據海電所傳，海外輿論，似有一部分贊助日本之行動，然須知截至現時止，所有關於日本行動之報告，實際上概由日方傳出，而華方消息概被壓攔，因在南滿之一切華方有線無線電報機關，已悉被日人佔據故也。此次日人之控制關於其軍事行動消息之傳布，與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要求時如出一轍，然當時事隔未久，世界得悉真相後，立起強大之反對；此次事件，勢必亦來同樣結果，日人此次以武力佔領南滿，其爲破壞國際聯盟公約無論矣，并亦破壞華府條約及凱洛公約，毫無疑義。至